



当古老的风阳鼓声以哀怨的曲调响遍了淮河两岸时,人们常常以怅惘的心情,默诵着那首家喻户晓的歌谣——说风阳,道风阳,风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风阳这地方自古以来就是穷地方。解放后,人民政府多次号召流落在异乡的风阳人回乡务农,由政府补贴发展生产,可是收效甚微。一直到农业合作化时期,风阳的小岗村仅有30余户农民,170人左右,20几条耕牛和1000亩左右耕地,丰年也只能求得个温饱,灾年只能再出去讨饭谋生。

经过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各种农业改造后,小岗村依然未能脱贫。当年小岗生产队是出了名的“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生产队。每年秋后,村上的男女老少依然是身背花鼓走四方,到全国四面八方去讨饭求生。

有一次我碰到小岗村的老农,他深深叹息说:“不能再这样了!需要变法子才有真正的衣食之路,富裕源泉啊。”当时我很感慨:对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土地怎

每个人的心中都流淌着一条母亲河,或是知名的大江大河,或是穿流于山间村头的小溪,用她们的甘泉哺育着一方水土上的人。几千年逐水而居的人文传统,几千年历史的沧海桑田浮沉起落,让母亲河常常流淌成一缕缕乡愁。

我的母亲河是浙江天台山的赭溪。它源于浙东千米山峰华顶,流经千年古寺广寺、国清寺,穿过济公故里等一个个山村,在天台县城汇入始丰溪,最终汇成灵溪奔向东海。因为途经地方多为丹霞地貌,溪石颜色火红绚丽,故名赭溪。

我在赭溪边出生,喝着赭溪水长大。在儿时记忆里,小溪水深半米,清澈见底,水草丰茂,鱼虾成群。那里有我母亲在溪边洗衣服的身影,木槌敲打衣物的声音是一曲动听的劳动旋律。那里也是我和小伙伴的乐园。春天,我们折下柳枝插在溪滩上,过几周就生根发芽活成一棵棵树;夏天,我们在月光下用溪石筑

生活常常被一个细节改变,正如我被飞凤街和城隍庙重新塑造……

如果说田埂是乡村的标记,那么街巷就是城市的条形码。街巷是为城市准备的,一个个“井”字形的街巷像积木一样拼起了一座城市。

当年我从乡村田埂走进城市的街巷,对街巷的迷恋就像一个穷人对面包一样贪婪,穿街走巷是我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时最激动人心的课外活动,吉和街、青山街、申元街、半亩园、冰冻街,尤其是沿青弋江的“十里长街”,老街上的每一块石板、每一座马头墙、每一个商铺连同那个时代的外语单词,统统驻扎在我青春的记忆里。

研究生毕业后后来合肥,我对街巷的热情已被生活的压力耗尽。那时我的目光已经不再盯住街巷的建筑以及历史与文化,每天走过飞凤街与城隍庙,视线里是连片成串的商店以及堆积如山的商品,而商店音箱里则无休止地滚动着《一无所有》《我的未来不是梦》之类既励志又令人绝望的歌声。那时候我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编辑都在飞凤街长二小一幢办公楼的四楼租了三间办公室,楼下飞凤街商铺的缝隙里有一家开水房,我每天都要去冒着枯黄色煤烟的开水炉打水。肤浅的经历、微薄的薪水、穷困潦倒的我当时压根买不起琳琅满目的商品,所以我每天都被满街的商品诱惑并伤害着。

上世纪九十年代,城隍庙一度是合肥商业零售最具活力、影响力、凝聚力的“超级航母”,飞凤街是城隍庙的延伸,也可直接是城隍庙的“翅膀”,因为飞凤街直接勾连着长江路和三孝口。

面对着层出不穷眼花缭乱的商店,我有一个非常奢侈的想法: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够随心所欲地买大裤衩、买塑料拖鞋,再给幼小的儿子买一个装了电池的玩具汽

母亲的娘家在小李集村,以前在睢宁县庆安镇三间街,现在见不到了,拆走后建成了三间社区,是由小李集、彭赵和匡桥三个村合并在一起的社区。

1956年睢宁庆安水库,是苏北平原上最大的人工湖。1958年旱改水,修了一条长达30华里的灌溉大渠,依次排列一二三四间。三间街大约从那个时候形成的,长约360米,不足龙集街一小半。没有居住的民房,都是机关单位。东头是运输站,西头是食品站,街北粮管所,街南供销社,老百姓戏说一泡尿还没尿完街没了。为了与龙集旧历二七四九逢集时间错开,三间集日选择了一八三六。龙集人赶三间集卖羊肉,那些羊肉都是现场直播(剥),挂在架子上,要哪点割哪点。买羊肉的人说,龙集羊肉干,不打水,好!

现在的庆安已是有了小城镇的规模,工厂企业、医院学校应有尽有。周边原有的村民正向镇区集中居住,且住的不是小洋楼就是小高层。以三间

今昔小岗村

刘湘如

么能让他们感到“没法子”呢?面临困境,当时的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和队长严俊昌、会计严立学一起合计,干脆来一个大胆的!想干的!新鲜的!有奔头的!

1978年的冬天特别冷,当时属凤阳县梨园公社的小岗生产队召开一次秘密集会。严宏昌、严俊昌、严立学等人将18位农户聚集在一起,召集人说: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果失败了,我们干部来担责任。听了这话,大家纷纷在“包产到户”的字据上摺下了手印。

18个鲜红的手印成为了一个时代转折的标志!小岗人从此在各自承包的土地上耕作,并由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

的”。《大包干歌》从这片贫瘠的土地流传到四面八方。

大包干一年后,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由22元猛增到400多元,全村粮食产量达13.2万斤,23年吃返销粮的小岗人,一下子向国家交售粮食2.5万斤。

此后的小岗村更是一年一个台阶,至2008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6600元。小岗人家家用上了自来水、燃气灶、冰箱、洗衣机,装上了电话,看上了彩电,年轻人还买了电脑,上了宽带……

刚刚加盟了苏宁“零售云”店的小岗村村长张刚说:“过去我们夫妻开烟酒小卖部,一年最多挣5、6万元,今年加盟后通过线下展示商品、线上销售的方式,预计全年利润最少30万元以上,我们计划下一步通过苏宁中华特色馆、国际馆,把小岗村的土特产麻油、粉丝等卖到全国甚至全世界去。”

同样是2018年,关友江做起了农村邮政电商。他指着饭馆内的二维码说,小岗村的农特产品,比如黑豆、黑花生、烧酒等等都能从这里销到全国各地。他说:小岗村和沿海地区相比还有差距,但只要大家肯干,一定能赶上沿海地区一样富裕起来。

42年过去了,一切翻天覆地,今非昔比。由费孝通先生题字“凤阳县小岗村”的门楼依然雄伟地伫立在小岗村西头,“农家乐”“农家菜馆”“农家休闲园”“小岗旅游公司”“农家宾馆”星罗棋布。新建的民居小楼沐浴在阳光下,农民文化广场上的“大包干书卷”气势非凡,徽派建筑风格的村委会办公楼、档案馆、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无不彰显着“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雄浑气势!以创建国家级农业示范区、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为契机,小岗村制定了“三年大提升”行动计划。

走在小岗村2000米长宽阔的“改革大道”上,耳闻目睹,浮想联翩:中国有多少这样的小岗村啊,他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引下,必将扬帆远航,永不停歇,斗志昂扬地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宋代高僧济公的溪流,终于迎来重生的关键时刻。那一夜我思绪万千,我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能够亲眼看到这个变化,可惜她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的家乡从此已变成故乡。

赭溪治理驶上快车道,是在五年前。浙江省开始实施“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污水、保供水、抓节水。那时我带着孩子回乡探望老父亲,也专门去探视了溪边老屋,因为“赭溪历史文化街”项目已经规划成型,我那典型的江南四合院老屋也在这规划之内,它将以另一种存在方式,向世人讲述赭溪的故事。

今天,我们行走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道上,行走在全面奔小康的高速路上,生态文明程度是小康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自己的责任。我们每个人的母亲河都应该和我们心中的母亲一样,永远年轻。那样,母亲河即使流淌着乡愁,也会是一首优美的歌。

我在飞凤街和城隍庙这里总共呆了一年半的时间,近距离地感受并认知城市就是在这完成的。年轻时对街巷是一种文化想象,成家立业后,街巷就是你城市生活的一个事实,你不需要对街巷负责,但你必须对一家老小的具体生活负责,这时候街巷并不期待你去欣赏它,而是要与它实现物质对接,不愿对接和不能对接是尴尬的,也是狼狈的。

生活常常被一个细节改变,正如我被飞凤街和城隍庙重新塑造。如今,我走在各式宽广气派的“马路”或“大道”上时,仍然不觉得那就是城市。在我的人生词典里,唯有当年的飞凤街和城隍庙才能注解城市的内涵,那里有潮水般的叫卖声、歌声、人声还有新鲜的油漆味以及呛人的油烟味,正是那些繁荣而混乱的街景才描绘出生动而真实的市井气韵和城市性质。



水清鸟鸣华家湖

牛旭东摄

天台赭溪

李慎独

坝,再用竹制漏斗接住出口,一晚上下来就能收获二、三十条半大溪鱼;秋天,我们沿溪采摘各种野果,一不小心还误摘了人家种在溪边的桔子,被家长带着上门道歉;冬天,我们踩着薄薄的冰面在溪上玩耍,嘎吱嘎吱的破裂声,满足了一个个小小的冒险家之梦……

这一切仿佛在一夜之间中止了。曾经有一段时期,生活垃圾开始漂流在溪面上,渐渐沉积在溪边,溪水发黑发臭,鱼虾逐渐消失,水鸟不再来临。一个早晨醒来整条溪水竟变成鲜艳的红色,是上游的丝厂排放了漂染污水,这血色污水整整流淌了三天三夜,鱼虾死绝。母亲沉重而严肃的说,你

不能再去溪滩玩耍了,那水有毒。

后来,我们一家搬离了赭溪边老屋。再后来,我又辗转于各地工作,很少去探视老屋,即使偶尔路过,也只是对着那已经失去生命的溪流匆匆一瞥,然后急忙离去。我似乎是在逃避,因为我无法接受美好的记忆仅仅成了记忆,我担心自己带着孩子去探望老屋,向她讲述爸爸儿时的溪边故事时,会忍不住泪流满面。

十年前,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天台县政府开始治理赭溪,沿溪污染源工厂全部搬迁,同时清理溪滩上的生活垃圾。这个中国唐时路上的重要历史地标,这条唐代诗僧寒山子踏歌而行的溪流,这条哺育了

飞凤街与城隍庙

许春樵

车,那就太潇洒了,能活到这个份上这辈子就够本了。

飞凤街和城隍庙之所以让我在多年后依然刻骨铭心,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刺激了我的物质欲望。我从小就对物质没有欲望,成年后的物质欲望就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有饭吃,不要饿死就行了。而飞凤街和城隍庙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让我对生活有了重新理解。

飞凤街城隍庙一带有穿的、用的、玩的,还有吃的,以城隍庙为核心,飞凤街、安庆路、霍邱路、卫民巷、四古巷、人民巷一带密布着形形色色的大小餐馆。我记忆中最

深刻的是“老头小鸡店”,在拥挤狭长甚至有些杂乱无章的巷子里,一间间冒着油烟的小屋里,铜灶连着餐桌,土碗、土桌子,土手工艺,清一色的土菜。其中最昂贵的菜是烧小鸡,10块钱,盛在一个广口的土碗里,土鸡、红烧,加了辣椒、蒜子,八角,很香,很鲜。每个月,我会很奢侈地带着在三孝口飞凤路小学读书的儿子来“老头小鸡店”挥霍一顿。一碗鸡,加一盘3元的土豆炒青椒、一盘2元的卤水煮海带,再加上两碗米饭,总共16块钱。父子俩吃得满嘴流油,热血沸腾。我儿子说:“我们天天来吃好不好?”我说:“不好!”

母亲的娘家

陈恒礼

村为例,原有的小李集不见了。一期工程500余套,入住2000口人。二期工程正在进行中。2017年10月开始动员拆迁,2018年6月开建新区,2019年9月26日一期上房。原来担心村民上房时补不上购房短款,难以相信的是家家来交齐了,不仅交齐,而且都在装修了。后来百分之七、八十的户还买了小房。三间人细思,就显得特别骄傲,说有一户是低收入边缘户,谁想不到他在银行还有七万元存款!然后说,三间人挣了钱会想着存起来,过日子真有把握。

有一家板材厂,高潮时全村有几百口人在哪里打工。像庆塑那样的民营企业,现在周边大大小小的有十几家,工好打。然后又告诉我说村集体流转了三千多亩土地,还要建日加工八百吨的米厂、花生加工厂、饮料厂。家乡有这么多的厂,有的年轻人在远方仍然不愿意回来,在打工的地方安家了。过去有工作没有家,有家没有工作的情况正在改变。为了证明此话不虚,又说三间人家有房有车有存款,日子过的板正的。天天在镇政府农商部门门口跳广场舞,一跳就二、三个小时。北边新修了一条宽路,有路灯,去跳舞散步的人更多。

向我介绍这些变化的人是村干部张家的车就多起来了。本地家门口

回乡就当上了村干部。另一个当天值班的年轻人叫刘自平,原来的小李集人,他们说过去穷的都是懒人,酗酒的人,端着个膀子在村里晃人五人六的人。现在没有了,难看,丢人。连走路上楼梯的人,脚步也是小心翼翼的,怕声音大了惊动了邻居不文明。在过去可是想不到的。

他们说情况我熟悉,俗话说靠街吃街。勤劳本份人家,开个小店,起五更睡半夜,挣的是辛苦钱良心钱来养家糊口,守的是乡村道德,背后不让人说闲话,不让人戳脊梁骨。有勤奋守正的人,就有好吃懒惰不务正业的人,称为混街狗,靠吃拿卡要耍无赖活着。如今混街狗不见了,乡村的环境越来越清新干净又安宁。各家各户各人干各人的事,谁还会有闲心去找闲事做?

我去三间这一天是2020年5月20日,“520”的祝福在别的地方温馨着,在庆安这里也温馨着。故土情,充满了人间“52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自古以来长三角地区就是英雄辈出,豪杰并起,人杰地灵,钟灵毓秀之地。在改革发展的大浪中,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桥头堡和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长三角地区在滚滚历史大潮中勇立潮头,敢为人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楷模和典范。

为全面展示长三角地区文旅融合与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丰硕成果,记录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的蝶变进程,特邀请媒体人、作家开展“爱我中华:长三角新发展新变化”系列活动。

本期“爱我中华 走进长三角——我们笔下这片神奇的土地”专版,通过长三角区域作家、媒体人独特的视角,全面展示长三角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加速发展,奋力蝶变的精神面貌,展现长三角地区人民追求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

本次活动,感谢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

“沐浴”沐到小康里

丁千钧

“爷叔,这里洗一次澡十五块。天天洗也是蛮贵的吧?”

“小伙子,第一趟来公共澡堂吧?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澡堂洗一次只要两、三块钱。不过那个时候反而洗不起,现在虽然涨到十五块却有条件天天来洗了。”

“这是什么逻辑啊?便宜的时候反倒洗不起,贵了又能天天洗了?”

“喏,这个澡堂大概是1999年在我们乔家路开业的。开业后,乔家路的居民就再也不用走几条街去老城厢其他澡堂洗澡了,起初开业洗一次澡不过两块,但那个时候我们工资一个月才多少,贵呀。”

“那为啥不自己在家洗澡呢?”

“还不是没条件,老城厢房子小,好多屋里厕所都没有,怎么好洗澡啦?二十年前乔家路房子破旧,道路狭小,到处都是摆地摊的,就这个澡堂外面什么卖小吃的咯,卖杂货的咯什么样的摊头都有,我们洗完澡出来就跟现在讲的逛夜市一样。但当时整体环境较差,包括这个澡堂也是,起初虽然两块钱洗一次,但洗的人少呀,洗的频率也低。老板也赚不到钱,所以锅炉设备也没法升级,比较落后,水烧的也慢,水温有时候还不太稳定,我们顾客洗澡也不开心。”

“但我看你们现在洗的都神清气爽蛮好呀!”

“大家兜兜鼓起来了呀,国家已经连续给我们涨了十五年退休金了,有钱了就多来洗澡。像我这样的人多,老板赚到钱澡堂的设备也就更新换代了,甚至还提供修脚、搓背这些增值服务。老城厢和乔家路也是一样

的,环境整洁了,有关部门组织了多次房屋维护工作,外面这几栋传统民居老房子现在才得以保留下来,不然外立面早就烂掉了。这些都是上海江南文化的根,很宝贵的。希望乔家路居民动迁后这些老建筑也能完整保留传承下来。”

“乔家路要动迁啦?那居民的生活条件肯定也能有所改善吧?”

“我家马上签协议啦,一听说乔家路要动迁了,街坊邻居都很开心的,我住在这里大半生,倒了大半生马桶,洗了大半生公共澡堂。现在终于要搬了,特别是像你一样大,从小在乔家路长大的年轻人,都欢喜的不得了。”

“那你们会想念这个澡堂,想念乔家路和老城厢吗?”

“澡堂现在还开着只是为了方便我们这些还没搬走的居民,社会在进步,国家在发展,有些事物难免最终会成为一段历史记忆。但我相信政府有足够的智慧,迁走了人却保留下人情,之后一定可以让乔家路这条江南文化历史底蕴深厚的老路重新焕发活力。到那时我们这些老居民一定会常回来看看,把曾经那段珍贵的回忆讲给你听,讲给后代听,也让他们晓得上海有个地方叫老城厢,有条乔家路,曾经有这样一座公共浴室,街坊邻里都在这里泡澡、嘎三胡,这就够了。但我也不希望他们再体验到我们这代人的生活,总归想把幸福的小康生活留给后代呀。小伙子,该出澡堂啦,一直泡在水里人会变慵懒。年轻人还是要努力奋斗才能创造美好生活呀。”

难以忘怀的生活小事

余党会

对于鸡汤类的文章我历来不屑一顾,不久前,我却意外被一例鸡汤灌倒灌醉,文章规劝生活在城里的人,假如在路边碰到贩卖蔬菜、水果的乡下老人,或是做手工的老人,即使价格贵一点,即使不甚需要,也要买一点;如果遇到风雨天,最好把老人的菜买完,好让他们早点回家,这个一下戳中了我。

我经常光顾的菜场外面,有一个乡下的姑娘摆地摊卖菜,菜很少,过去我很少光顾她,读过那篇文章后,我特意关注她的菜摊,发现她的菜虽然卖相不好,但菠菜叶子厚而小,且颜色绿发黑,根部红而粗,一看就是放心菜,就这样,没多久我便成了大娘菜摊的常客了。

之所以支持大娘是因为我内心有一份对农的体验和理解。青少年时期我是在农村度过的,我非常清楚一粒麦子的收获需要多少辛苦:我曾陪同母亲在皎洁的月光下浇地,我曾在炎热的太阳下挥动镰刀,我曾俯下瘦弱的身体推动拉麦的架子车,我曾在碾麦子的场上仰望漫天的星斗,我曾跪在地上半天从尘土中检出十几颗麦粒,我曾半夜就和母亲出去几十里外的公社交麦子,以换回宝贵的现金来买油盐酱醋。七十年代末,我家三亩多地,一年到头一亩地辛辛苦苦最多一百五十元。如今我的家乡是享誉全国的苹果种植基地,但农民的生活仍然辛苦,收获却甚微,村里年轻人大多去了城里谋生,不愿意在村中务农。产品的廉价性,应是很久以来农民被烙上一个需要帮助群体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对于大娘的菜摊的支持,也可能是出于对我自己的怀旧和同情!

支持大娘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母亲也曾做类似的小生意,在重要的时刻养活了我们全家。我高考的前一年冬天,母亲在县城开了一家只有三、四个平方米的日杂店。当时父亲工资一个月三百多元,只够我读大学一个月的花销,弟弟读中学和家里的吃喝拉撒都依靠着小店收入。母亲从小店赚来的都是辛苦钱。首先,它是一毛一毛、一分一分赚来的,那时很少有东西能赚超过一块钱。其次,小店赚的钱都是母亲用时间熬出来的。母亲每天都会开店到凌晨才休息,清早六点就开门,即使夜里关了店门,有顾客敲门买一包烟也是很高兴的。

有了小店以后母亲的性情发生了变化。在村里生活的时候,母亲的贤惠和能力有目共睹,农活井井有条,我和弟弟干干净净,穿着得体。开小店后,由于每天要和不同的顾客打交道,母亲变得很厉害,为卖出东西随口就可以编个故事给人听,随时都充满着斗志、富有激情。最可笑的是,母亲这种变化竟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全家人,如果发现一个熟人去其他店买东西,我们全家都会感到些许遗憾和愧疚。

现在,开微店的朋友越来越多,卖什么的都有。受到这篇鸡汤文章的影响,对于这些朋友我都会优先支持,即使他们卖的可能比淘宝贵一点,只要东西好,只要我需要,我会首先支持他们的生意,就是给朋友们捧个场,希望给他们带来好心情。大家如果觉得我做的对,就请以后也多买路边摊的蔬菜吧,也积极支持周围做小生意的朋友们吧!